

葛洪和苏东坡是家喻户晓的历史文化名人，与惠州这座城市亦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虽然相隔千年，两人却因曾经“身处惠州”的共同经历而有了精神上的契合，并在惠州广施善行，赢得了老百姓真诚的爱戴和永久的缅怀。作为惠州的两大人文源头，葛洪和苏东坡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，本期《惠州文脉》将追溯两人间的历史渊源。

宋哲宗绍圣元年，苏轼被贬至惠州，前后四年时间，“杖履罗浮殆居其半”。栖隐罗浮的葛洪是一位著名的道学家、炼丹家、道教外丹派的奠基人。出于对葛洪的服膺，苏轼精研葛洪写于罗浮山的《抱朴子》，和儿子苏过在葛洪炼丹灶附近搭起一间“东坡山房”，在此学道、炼丹。苏轼《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》叙写入罗浮山学道之乐：“道华亦尝啖一枣，契虚正欲仇三彭……小儿少年有奇志，中宵起坐存黄庭。”苏轼《次韵子瞻游罗浮山》亦提及此事：“后来玉斧小儿子，亦入《真诰》参仙经。”当代学者伍联群说：“苏轼是在他谪居惠州海南时阅读葛洪著述，倾心葛洪之方术。”

苏轼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体系，但又博采儒、道、佛三家之长，奉儒而不迂执，好道而不灭世，参禅而不佞佛。其中，苏轼出入儒道的人生态度，形成的原因很多，但葛洪的影响不容忽视。

葛洪作为道教徒淡泊处世的人生态度也影响着寓惠期间的苏轼。葛洪于东晋乱世抱负难济，甘于退守，即葛洪所言“恬愉静退”（《抱朴子·内篇·塞难》）。

寓惠期间，苏轼精神追随葛洪，引葛洪为知交：“欲从抱朴家学”（《次韵寄伴李通直二首》其二）。苏轼如葛洪一样随地而安。苏轼写于惠州的诗歌，《和陶归园田居》其五：“愿同荔枝社，长作鸡黍局”。《食荔枝》（其二）：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



罗浮山上，位于稚川丹灶旁的东坡亭，是清道光年间为纪念东坡登临罗浮山而建

葛洪一生两次栖隐罗浮山，潜心修道、悬壶济世、行善积德。当代学者说：“葛洪在罗浮山的行善之举，首先在于他常怀道家的仁爱之心，救济贫济困，行医治病。”此言不虚。此外，葛洪在东晋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之际，目睹百姓颠沛流离缺医少药的惨状，于是积极撰写、编著和收集医药之书，也是大善之举。葛洪写于罗浮山修道期间的《肘后备急方》，是中国最早的“临床急救手册”，葛洪让道士弟子抄写、分送给当地乡民，不知拯救了多少社会底层黎民百姓的生命。“寻葛氏旧方（《肘后备急方》），至今已二百余年，播于海内，因而济者，其效实多。”罗浮山民众深受葛洪慈行善举的照拂，称他是上天下凡救难救苦的“葛仙翁”。宋代陈应斗《药市》诗云：“肘后应难一传，多将灵药种仙山。仙禽捣就仙翁卖，挑杖悬壶走世间。”就表达了对葛洪的尊敬和思念。

其次，苏轼贬惠期间一如既往地关心民瘼、恤民疾苦，亦有葛洪的影响。有学者指出：“（葛洪）是如此热切地关注着现实动态，《外篇》中的每一个篇目几乎都有其当下指……这是一组旨在解决当日民生多艰的文章。”无独有偶，绍圣二年六月，苏轼作于惠州的《荔枝叹》抨击奸佞争新买宠劳民伤财，指摘时政腐败、胸怀天下苍生的拳拳之心汨汨流出，颇有杜甫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”（《咏怀五百字》）的情怀。葛洪《抱朴子·外篇·逸民》曰：“在朝者陈力以秉庶事，山林者修德以厉贞洁，殊途同归，俱人臣也。”葛洪认为，无论为官还是隐居，都应以儒学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，以国事百姓事为先，护佑一方平安，为百姓做好事实事；唯有如此，官员、隐者和百姓，方能过上太平日子。葛洪与苏轼，爱民惠民、照拂百姓之举，相去千载，一脉相承。

首先，葛洪在罗浮山的慈行善举影响寓惠期间的苏轼。根据惠州西湖景区苏东坡纪念馆的材料，宋哲宗绍圣二年三月，与巡按至惠的广东提刑程正辅在博罗约见邓守安，议定募建东新桥，嘱博罗县令林抃推广

葛洪、东坡善行一脉相承

编者按

壹

葛洪思想深刻影响着苏轼



葛洪移居罗浮山三十载，修道行医著书立说，造福后世 罗浮山管委会供图



葛洪博物馆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参观 罗浮山管委会供图

# 葛洪与苏轼的“双向奔赴”：真契之交，隔代知音

文史素昭

图王小虎

苏轼寓惠诗文带有浓郁的“葛洪情结”

罗浮山景区里，葛洪洗药池和东坡亭相傍相依；寓惠期间的苏轼在自己的诗文里频繁地提到葛洪，表达追慕之意：“东坡之师抱朴老，真契早已交前生”（《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》）。

这都彰显出两位名人不同寻常的联系。葛洪在罗浮山的慈行善举及养身修持的智慧，对谪惠时期的苏轼有一定影响，促使苏东坡力所能及地为当地百姓办实事；苏东坡寓惠诗文中的“葛洪情结”，又让苏东坡的作品充满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。当代学者侯敏指出：“贬谪惠州时，苏轼阅读葛洪著述，参观其炼丹遗迹，在诗文的十多处表达了对葛洪的服膺。”可以说，苏轼深受葛洪的影响，是葛洪的“后世相知”。



惠州博物馆内的葛洪雕像



惠州博物馆曾推出东坡文献史料特展，进一步传承利用东坡文化，图为东坡像展览



惠州打造东坡纪念馆，不断扩大东坡寓惠文化的影响力



2023葛洪文化节开幕现场，众多名家齐聚参与这一文化盛宴

葛洪、东坡文化历久弥新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



位于白鹤峰的苏东坡故居，后人将其变为东坡祠，予以祭拜、纪念

罗浮山下四时春。东坡寓惠留下了大量的诗词，远扬了惠州的美名；葛洪著作滋养、启迪后人智慧，成就儒释道圣地罗浮山。他们的到来，不仅深刻改变了这座城市，也是岭南的文化大事。当前，惠州不断助力葛洪、东坡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，推动历史文化名城焕发生机活力。

罗浮山下的葛洪博物馆、白鹤峰上的苏东坡祠等，都让人感受到惠州醇厚的人文意蕴……多次到访惠州的王鲁湘认为，“葛洪和苏轼是惠州人文的两个源头”，葛洪的文化地位，可见一斑。

尤其是，时隔千年的罗浮山上的葛洪公遗迹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瞻望。站在东坡亭，游客们不由遥想当年东坡登山的心境。900多年前，一到惠州，苏东坡就迫不及待登临罗浮。当年，他游览过的不少景点，如冲虚古观、稚川丹灶，都与葛洪息息相关，还题写“葛洪遗风历久弥新，进一步擦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金字招牌。

洪丹灶”。

惠州这座城市有着数千年的文化积淀，可谓处处是故事，处处是传奇，积蓄成了惠州不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。近年来，惠州保护了东坡井、王朝云墓、苏堤和东坡传说等一批文物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投入巨大建设了涵盖苏东坡祠核心区、东坡纪念馆区、东坡粮仓文化创意区及游园休闲景区的惠州东坡文化园区，持续打响惠州“东坡家宴”品牌，成功举办东坡文化节、东坡粉丝大会、寿苏会等东坡文化活动。

葛洪文化也不例外。在惠州，人们总能处处“遇见”葛洪。葛洪医药养生的理论研究已经融入老百姓生活；葛洪在罗浮山修炼丹、行医采药的古迹犹存；情倾罗浮山的故事传说千年流传不衰……葛洪遗风历久弥新，进一步擦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金字招牌。